



「航向天方」的南海貿易與東亞海洋史背景

■ 吳密察院長專訪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近日推出「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特展（以下簡稱「航向天方」特展），展覽的規劃方向與內容，和以往有些不同之處，主要以異文化的互動、交流為導向。今日編輯部邀請吳密察院長，分享他實際參與本次「航向天方」特展的策展討論，及過程中極力想要表達的策展理念，並藉此展覽，提出對未來故宮在籌劃展覽方向的思考與期許。

用展覽說故事

吳院長自上任以來，就積極建立策展標準作業流程。策展流程的管控，有助於策展工作的改善，對於推動故宮更往前走，具有正面的意義。編輯部首先請教院長，近三年間，院長參與院內的策展會議，並看見展覽成果，院長如何描述故宮展覽的特色？或者，有什麼是策展人經常忽略的地方？

院長表示，他在2019年上任後，第一次接受月刊訪問時，¹便曾提到「策展」端視策展人的學識、創意，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故宮的優勢是有精美的豐富典藏，已經有得以「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但希望同仁不能只是將這些文物「陳列」出來，策展人應該更有企圖心地想要透過這些難得的好藏品傳達出有意義的主張、講想要講的故事。這才是故宮策展人的使命。

院長說可以把策展比喻為寫一篇文章、作一個演講。寫文章、作演講，必須有明確的主題，必須有材料，必須有邏輯，必須有次序。有時候為了效果，還會講究修辭、配上語花。博物館的策展，就是透過「物」來寫文章、作演講，一個展覽就是以一群「物」來形成一篇文章、一場演講。當然，不同的人即使是寫相同主題的文章、作相同主題的演講，也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也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與創意。這就牽涉到展示設計。展示設計可以讓策展人想要表達的，更清晰、更精準、更具效果。

舉例來說，用幾件文物作展覽，或許只是將幾件文物排列開來（這也可以說是陳列，而不是展覽），也會有不同的排列順序，文物的排列順序不同，就可以會有不同的意義。另外，幾件文物的擺置方式不同（即，導入了展示設計的想法），也就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如果

想要突出文物的局部，就要試圖讓參觀者注意到該局部，甚至加上文字說明，來引導觀者的視線與思考、理解。凡此種種，都是策展人需要思考的。目前故宮的同仁，在這方面的確還需要再努力、精進。

另外，院長談到目前標舉的故宮目標之一，成為「普世的博物館」。最能體現博物館之普世性質的，就是展覽。普世，與之相對的，就是侷限一隅。從全球規模來說，即使國家也是「侷限一隅」的。尤其故宮要面對的，有很高比例是來自外國的參觀者，更應該以更寬廣的主題、更寬廣的視野來策展。所謂普世的主題，可以是類似「愛情」、「幸福」這種人類共同追求的課題；也可以是類似藝術、文學上的「寫實」的表現形式之問題；也可以是以跨文化、跨地域，來呈現交流與比較。例如，本院的鏤雕象牙球，除了可以談它的製作地廣東地方的雕刻技術之外，也可以談這種雕刻技術與歐洲的關係。總之，不要讓它「侷限一隅」，要不斷希望將展覽提升至更高的層次、更寬廣的範圍。

從「漸變之初」到「航向天方」

回到這次的展覽，院長從展覽名稱的修訂過程談起。同仁擬定的展覽初始名稱為「漸變之初——十五到十六世紀的新視界」。院長說從標題的文字來看，這個展覽的原初構想主要想討論的應該是十六、十七世紀逐漸展開的變化之初期階段。這裡所說的變化之契機，應該指的是西洋人於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出現於東亞海域，因而使東亞（包括中國）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院長說對於熟悉臺灣史的歷史學者，這很自然地便會聯想到，十六世紀中葉西洋人來到遠東之後，臺灣很快地便浮現在世界史舞臺的歷史。

一、臺灣初登世界舞臺的契機

十六世紀中葉，西洋人從海路前來東方，並先後建立了貿易據點：葡萄牙人在澳門落腳（1521A.D.），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1565A.D.）。這有如在採行海禁政策的中國門外，擺攤吆喝做生意。面對如此的招引，於是也有不少閩南人，甘冒禁令出海貿易，逼得明朝政府只好在漳州九龍江口的月港，新設海澄縣，作為一個可以合法出海的港口（1567A.D.），同時也好做相當的管理。

接著，進入十七世紀之後，英國東印度公司（1600A.D.）、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A.D.）相繼成立，也都在東南亞地區發展。荷蘭東印度公司於爪哇島的巴達維亞建立東亞的據點

（1619A.D.），又於日本平戶建立商館（1609A.D.）。於是，位於海澄往馬尼拉、巴達維亞往平戶的航線之交叉點上的澎湖，就具有絕佳的戰略地位了。而且，澎湖比西班牙佔據的馬尼拉更靠近中國。也就是說，荷蘭擺的這個中國門口的攤子，更有做生意的地利條件。這就是臺灣浮現出近代世界歷史舞臺的契機。

但前述所說的，畢竟是十六世紀中葉、十七世紀的事，不是講十五到十六世紀的「漸變之初」「新視界」的時代。

二、南海貿易

院長說同仁們在簡報「漸變之初——十五到十六世紀的新視界」的策展計畫時，他發現同仁們挑出來的大部分瓷器之器形、紋飾，有明



明 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十五世紀前半葉 龍泉窯 劃花芭蕉湖石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

顯的回教元素。這讓他印證了以前在文字史料中所理解的「南海貿易」，所以他才脫口而出地說：這怎麼會是「漸變之初」呢？這反而應該說是幾百年來交流累積的結果吧！接著，院長就跟我們講了一堂課！

「南海貿易」一般用來指稱中國歷史上東南沿海與南中國海一帶地區（十九世紀以後稱為「南洋」）的貿易，中文史料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漢代。但要到唐代以後，史料才漸多。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因為東南亞大部分都成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歐洲漢學家致力於考證漢文古籍中的南海地名，做為重建東南亞古代史的重要途徑。日本也在二十世紀初期，有了這方面的第一代研究者。例如，臺北帝國大學第

一任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1869-1929）就是此方面研究的先驅者。² 桑原隲藏（1871-1931）的《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³ 更是膾炙人口的名著。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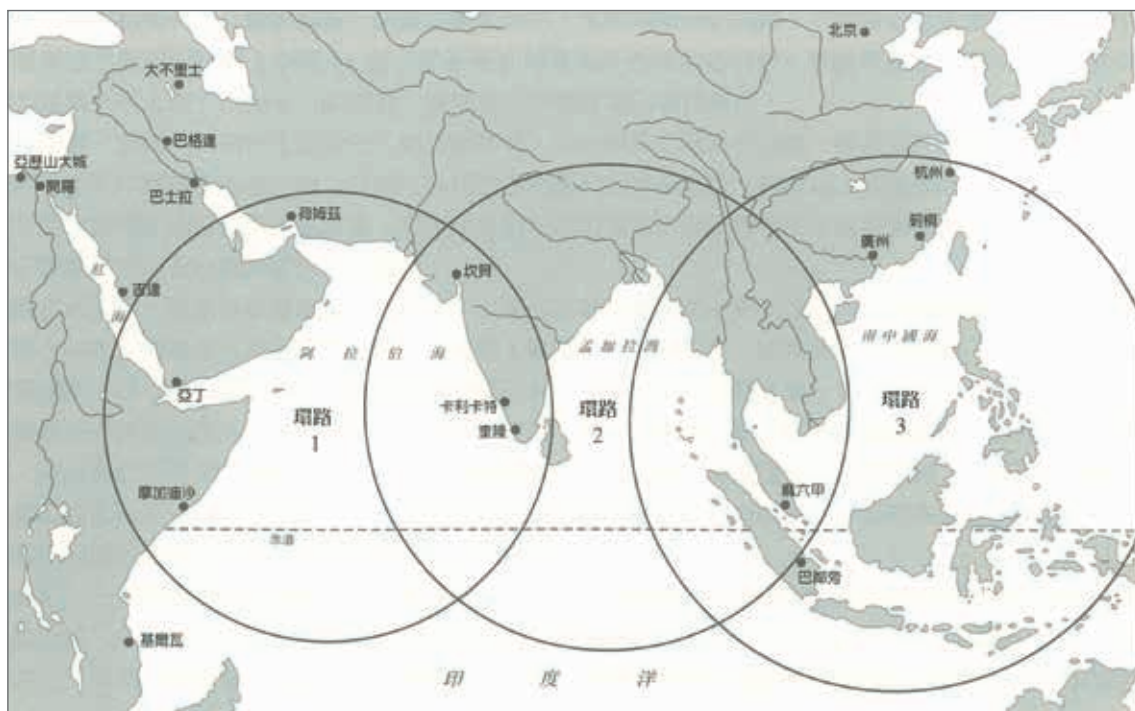
桑原隲藏這本書的主題，與此次展覽直接相關。該研究透過許多零碎的中文材料，加上考證歐洲漢學家以各種語言發表的研究成果，重建一個以前鮮為人知的回教徒商人蒲壽庚（1205-1290）的生平事蹟，並透過蒲壽庚的生平經歷與家族事蹟，描繪宋元時期南海貿易的情況。以下簡要摘述這本書的內容。

西元八世紀初至十五世紀中葉歐洲人東來的大約八百年間，世界通商舞臺上最活躍的是阿拉伯人。八世紀後半，阿拉伯人從波斯



明 茅元儀輯 《武備志·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

明天啓元年刊本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52643



貿易體系圖示 取自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 (Janet Abu-Lughod) 著，杜憲兵、何美蘭、武逸天譯，《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新北：廣場出版，2019，頁222。



《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封面書影

灣經印度洋、馬來半島，來到廣州（阿拉伯人稱為Khanfou）。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者的著作亦列出了中國的貿易港交州、廣州、泉州、揚州。北宋年間，設廣州、明州、杭州市舶司，管理外國貿易。後來，泉州興起，到了南宋末年凌駕各港。元代，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稱泉州為當時世界上舉世無雙的大貿易港。

前來中國通商的回教徒，最初多與本地人雜居，但後來時日一久、人數日多，於是多有集體定居的。十二世紀，「廣州番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番坊公事」（《漳州可談》）。十三世紀，阿拉伯著作中對於廣州番坊的描述是：

此大都市的一角，有回教徒的區域。這裡有他們的寺院、旅店及市場。他們也有法官及教長。不只是此都市，在回教徒居住的所有中國城市，都有法官與教長。教長處理回教徒的所有

事件，法官長管審判。

蒲壽庚，生於廣州番坊，其後由廣州遷往泉州，協助政府擊退海盜，被南宋政府任命為泉州提舉市舶司，此後「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宋元交替之際，蒲壽庚倒戈使得元軍可以順利平定東南沿海。蒲也因功在元朝仕途順利，「富貴冠一時」。蒲壽庚不但個人權傾一時，積貯龐大財富，而且家族、子孫也都飛黃騰達，成為福建地方人士忌避的對象，甚至有負評：「元以壽庚有功，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衆人避其薰炎者數十餘年，元亡乃已」。

一百餘年來，南海貿易的研究已經有極為豐盛的成果。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世界體系論出現後，有人主張在歐洲霸權進入之前，亞洲也已經有自己的「世界體系」。Janet Abu-Lughod（1928-2013）為我們整理了十三世紀中葉至十四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相當元代），亞洲海域的三個貿易體系。⁵ Abu-Lughod 書中的一張地圖很簡要地將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南中國海分成三個體系，其中最右邊的就是以華人為主的貿易體系。這個貿易體系裡來往穿梭的就是華人（自北依序為浙江、福建、廣東），但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人參與其中。例如，在西洋人來到之前，就是如前述的回教徒；到了十六世紀中葉之後，就是西歐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

宋、元時代的南海貿易，為中國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南海知識。這些漢文史料與遺留在東南亞的遺跡、刻文，成為後代重建東南亞古代史的重要史料，舉其大者有周去非《嶺外代答》（1178）、趙汝适《諸蕃志》（1225）、汪大淵《島夷誌略》（1350）。

院長說如果就「那不是幾百年來南海貿易

交流累積的結果嗎？」來說，這個展覽的重點，就應該聚焦於「幾百年來的南海貿易所累積出來的文物之回教元素」，或者是「這些回教元素，如何從中國沿海的通商貿易窗口，透過如何的途徑與機制，進到了宮廷的收藏？」但是因為此次是以鄭和（1371-1433）下西洋作為主題發展「航向天方」，所以就接著講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1405-1433）前後，也就是十五世紀前半葉東亞海域的歷史背景。

三、朝貢貿易

上面簡要地說明了以阿拉伯前人來中國通商為內容的南海貿易（元代以前）。接下來要講的是，明朝成立（十四世紀後半葉）之後的大約一個世紀間，華人活躍於東亞海域的情況。

十四世紀後半成立的明朝，將歷來就有的朝貢制度與通商貿易管理做了結合。這個制度一方面將朝貢制度做了包括使節團的規模、貢期（幾年一貢）、貢道（朝貢使節來貢的港口及道路）、貢物數量等的規定之外，同時也承認除了帶來公務用的貢物與禮物之外，還可以帶來貨物（包括使節團成員的私人貨物），於規定場所進行交易。這種與朝貢結合的貿易，被稱為「朝貢貿易」。另外，明朝還規定除了朝貢所附帶的貿易（「朝貢貿易」）之外，不能與海外通商（「海禁」）。因此，朝貢具有名目上的政治、外交的意義之外，實際上它也是一種因海禁排除民間貿易而具有獨佔性質的特許貿易制度。

其次，我們可以從史料上看到南海地區此時已出現不少定居性的華人，並且形成華人集住區域（或許可以說是 China town），甚至是華人港市。這些定居於東南亞的華人，成了東亞海域貿易的主要成員，甚至可以說就是實際從事朝貢貿易的「專業人員」；華人聚居之港市，

則成了國際貿易網絡的據點與朝貢貿易商品的銷貨市場。

最後，則是南海地區正在快速地回教化，甚至有不少在南海定居的華人也信仰回教。

四、鄭和出使之際的中國與東南亞

明代以後，史料數量大幅增加，《明實錄》為我們提供了官方詳實的正式紀錄。我們可以《明實錄》為基礎，素描明初的情況。朱元璋建立王朝之後，隨即向海外諸國派出使節「頒賜即位詔」，「招諭諸蕃來朝」，諸國也多陸續來朝。這些來朝的國家，包括一些華人主導的港市國家。⁶例如，《明實錄》永樂三年（1405）就記載舊港的梁道明、陳祖義、鄭伯可應招撫來朝：

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逃民梁道明等。……道明，廣東人，挈家竄居于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首。⁷……遂遣（譚）勝受等偕仁奴，齎勅招諭之。

行人譚勝受等使舊港還。以頭目梁道明、鄭伯可等來朝、貢方物……。

永樂四年（1406）也有記載：「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梁道明遣姪觀政……來朝。賜鈔幣有差」。

從這些記載來看，當時的舊港（又稱「巨港」，即 *Balembang*），有數個有相當勢力的華人集團，而且同時都應明朝的招撫而來朝。

十五世紀之後，眾所周知的，南海方面的重大事件當屬明朝派遣回教徒鄭和遠征（1405-33，前後七次）。因此，曾隨鄭和出訪的鞏珍《西洋番國志》（1434）、費信《星槎勝覽》（1436）、馬歡《瀛涯勝覽》（1451），就為我們提供了瞭解十五世紀初葉東南亞情況的重要線索。我們可以循著這些記載鄭和下西洋的史料之線索，

來看十五世紀初年的東南亞情況。

1407年鄭和第一次出使的回程途中，縛擒舊港的陳祖義（沒錯，就是上述1406「來朝」的陳祖義）回到中國斬首。關於這件事，《明實錄》的記載是：

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初，和至舊港，遇祖義，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而潛謀要劫官軍。和等覺之，整兵防備。祖義率眾來劫，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舡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生擒祖義等三人。既至京，命悉斬之。

馬歡《瀛涯勝覽》的記載是：

昔洪武年間，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居此地，充為頭目，甚是豪強，凡有經過客船，輒便劫奪財物。永樂五年，朝廷差太監鄭和等統領西洋大船寶船到此。有施進卿，亦廣東人，來報陳祖義凶橫等情。被太監鄭和生擒祖義等，回朝伏誅，就賜施進卿冠帶，歸舊港為大頭目，以主其地。

史料中舉出的陳祖義罪名是「往往劫奪客舡財物」、「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甚至「潛謀要劫官軍」、「率眾來劫」。但這是明朝官方、鄭和船隊隨員的說辭。綜合兩條史料來看，顯然舊港存在著多數具有勢力的華人集團，而且各集團之間存在著矛盾，因此此時才會有其中的施進卿（1360-1423）集團聯合鄭和的武力，擊潰了陳祖義勢力。此事之後，施進卿被明朝「賜冠帶」，任命為「大頭目，以主其地」。關於施進卿這個「大頭目」，官方的正式紀錄《明實錄》明白地記載為「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婿丘彥誠朝貢。設舊港宣慰使，命進卿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沙羅」。



16世紀末 伊斯瑪爾一世敗白羊王朝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畫000009

亦即，明朝翦除陳祖義之後，施進卿立刻派出女婿向明朝朝貢，明朝也正式承認施進卿在舊港之勢力的合法性，任命他為舊港宣慰使。這無疑就是在海外華僑社會，承認了一個就近管理中國移民集團的「僑領」。當然，這個僑領也會因為有了明朝正式給予的頭銜，而更具有支配該地的權威。

除了舊港之外，鄭和下西洋之際，另一個

重要的華人集居處則是爪哇國。對於十五世紀初年爪哇國的描述，可能以『瀛涯勝覽』最為詳細：

其國有四處，皆無城郭。其他國船來，先至一處名杜板，次至一處名新村，又至一處名蘇魯馬益，再至一處名滿者伯夷。……杜板番名賭班，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革兒昔。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蘇兒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

這一段史料將外來船隻到訪爪哇國國都之前的幾處城鎮，也就是貨物交易集散地做了描述，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城鎮也有多數的華人聚居。史料中也說：

國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因作商賈流落於此。日用飲酒清潔。一等唐人，皆中國廣東及福建漳、泉州下海者，逃居於此。日用食物亦潔淨。皆投禮回回教門。一等土人，形貌醜黑，獠頭赤腳，崇信鬼教。（鞏珍《西洋番國志》爪哇國條）

如此看來，此時爪哇國除了在地的原住民之外，還有前來做生意的回教徒和來自廣東、福建的華人，甚至這些華人多有信奉回教者，反而在地的原住民似乎還未改信回教。

上面我們利用明朝方面的史料，談了華人佔據著重要地位的兩個東南亞港市，及這些華人與明朝之間的關係。接著，我們利用其他國

家的史料來談華人的活躍情形。

日本的史料記載 1408 年「南蠻帝王御名亞烈⁸進卿」派出的使臣船隻，載著生象一匹、黑山馬一隻、孔雀二對等，準備致送給日本國王，但卻遭遇海上大風，船舶破損。這個名為「進卿」的「南蠻帝王」，應該就是舊港的施進卿。⁹此時的施進卿，才剛於 1407 年聯合鄭和翦除對手舊港頭目陳祖義，被任命為舊港宣慰司使不久。因此，不能不說施進卿的確是個「積極進取」的領袖人物，或者明朝正式給他「舊港宣慰使」的頭銜也給他不少的激勵呢！

我們也可以從《朝鮮李朝實錄》，看到另外一個爪哇國使臣陳彥祥的事例。

陳彥祥，1393 年曾參與暹羅解國使者張思道所率領的使節團到朝鮮，翌年（1394）使節團於回程途中遭遇倭寇劫奪，再度回到朝鮮，獲得朝鮮國救助並授予官銜後取道中國返國。1404 年，陳彥祥又以爪哇國使臣的身分前來朝鮮「進賀」，於朝鮮全羅道洋面遭遇倭寇掠奪，盡失貨物，經朝鮮政府救助後返航，卻又受到倭寇襲擊，「可駕船水手人等被倭殺害大半，餘者捉去」，以人手不足以駕馭大船，向朝鮮政府請願將「大船獻納，回換四十斛輕快小船一隻，明年再來」。1412 年，《朝鮮李朝實錄》收錄的一件陳彥祥稟文透漏了更多訊息：

爪哇國亞列陳彥祥，遣使獻土物，琉球別種也。其書曰：

彥祥稽首頓首百拜申議政府大人閣下。僕於前年，被倭賊刦害，感得皇恩賜僕衣衫、日食，又賜軍船，不勝犬馬之情。來至日本國洋內，船隻漏水，被風漂流，失害楨棋，流至岸邊，即時船沈，留得性命。又被倭賊刦盡衣衫，十分寒凍，無耐之何。感得日本國王就時差使，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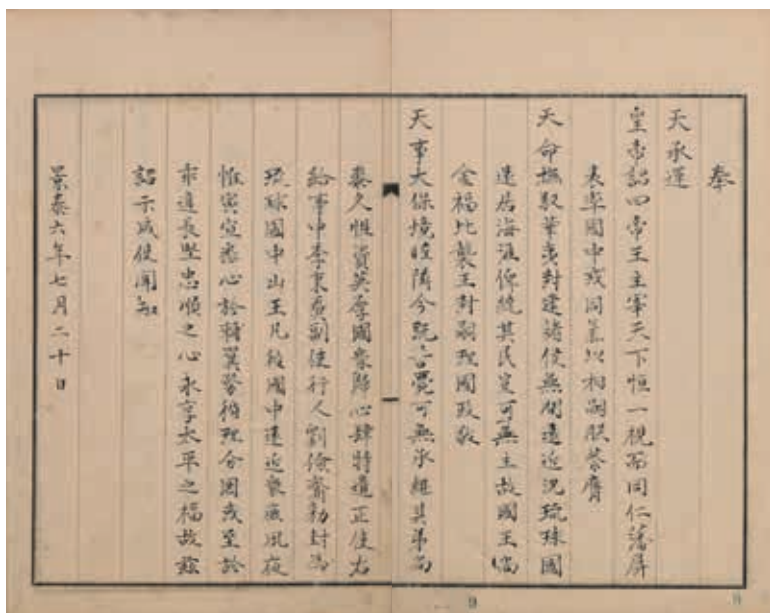
駕軍船一隻，拜禮物，送至本國。國王就差僕送日本使臣回禮船隻，因風失害楨棋，又回本國。至今年七月內，至日本博多地面，官府留遲，未及上京。至明年正二月，只得上京。僕想感得前年貴國厚恩，意欲親身前來，叩頭謝恩，干係國家未辦，僕不及前來親謝皇恩，特差孫男實崇，齎持方物前來代拜，感謝聖恩。蒙大人奏下情，無任叩頭叩頭。伏乞電覽。

從有關陳彥祥的幾條史料來看，我們不免會對其中所反映的幾個現象感到興趣。其一，陳彥祥曾經是暹羅解國使節團的一員，後來卻是爪哇國的使者。其二，陳彥祥的活動範圍，包括了朝鮮、日本、中國。其三，使節團的船隻經常受到倭寇的劫掠。其四，使節團的船隻經常遭遇海難（船破、遭風漂流）。其五，政府（朝鮮、日本）多會出手救助使節團，甚至護送難員。其六，陳彥祥之子陳實崇，也可以執行這種兼具外交與貿易的工作。對於保守謹慎的學者來說，或許只要依照文字臚列這些現象即可了事。但是否還可以積極地解讀這些文字表述之背後意義呢？固然當時的確有倭寇猖獗，也有船隻航海安全的問題，但也不能排除這可能是在有外貿管制的情況下，爭取貿易、補助的藉口。

五、十五世紀東亞海域的貿易

我們可以加上琉球的例子，來更清楚地說明十五世紀東亞海域的國際貿易交流。

琉球也是在明朝初年納入朝貢貿易體制的，明清兩代琉球持續穩定地向中國朝貢，而且頻率極高二年一貢。琉球王國有一群位列王國貴族的華人（所謂「閩人三十六姓」），聚居於那霸的久米村（又稱「唐榮」、「唐營」），



明至清 《歷代寶案》 久場政盛手抄本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形成一個既有天后宮，也有孔子廟的華人區域，也就是一個 China town。

朝貢貿易是一種官方貿易，也是一種外交儀式，必須遵守相關規定；相互之間的文書是政府間的正式文書，也必須相應彼此的地位高下，以適當的漢文寫成。久米村的華人就世襲地，專門負責這種需要有相當外交、貿易專門知識能力的工作。他們可以說就是一個特殊的職能團體。上述的陳彥祥，應該也是這種人才，只是他似乎還曾移動地遊走於各國之間，並未被某一個國家完全綁縛住。我們可以說十五世紀的東亞海域存在著像久米村人、陳彥祥這種子孫相承、可能轉仕於不同國家，活躍於廣域東亞諸國海域的華人外貿專職人員。

就像上面所引述的關於陳祖義、施進卿、梁道明的史料那樣，明朝官方的紀錄，都將這些定居海外的華人，描寫成是脫逸出帝國軌範（海禁）的人，而政府採取海禁政策限制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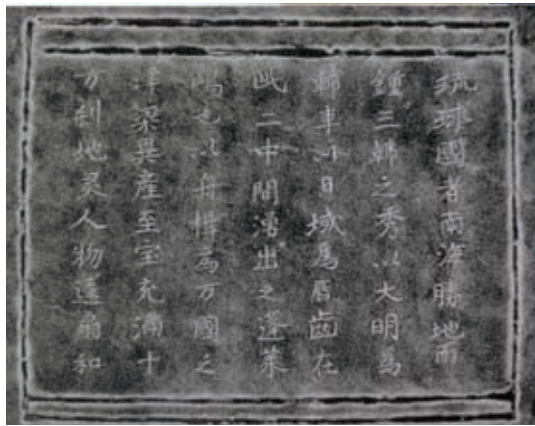
下海出洋，因而也同時會製造較高的邊際利潤，反而可能誘引人民犯禁出國。因此，政府、人民雙方都必須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說詞及作法。居留琉球的華人（久米村人），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宣稱他們是由明朝皇帝「賜」給琉球國從事朝貢貿易的專業人士；也有人自述是「被倭擄去」或「海上遇風」，有朝一日則以「年老思鄉」、「祭掃墳塋」的理由，回鄉省親或歸鄉永住。例如，正統年間，便有幾則史料：

爪哇國使臣財富八致滿榮，¹⁰自陳初姓洪、名茂仔，福建龍溪縣民。取魚為業，被番倭虜去，脫走於爪哇，改今名。遣進方物來京。願乞復業。上命有司，給脚力、口糧，送還本家。（正統元年〔1436〕閏六月壬辰）

爪哇國使臣馬用良，自陳先任八諱¹¹來朝，蒙賜銀帶。今為亞烈，乞賜金帶。¹²其八諱南巫等乞賜銀帶。上以爪哇國恪



天順二年（1458） 舊首里城正殿鐘 萬國津梁之鐘 沖繩縣立博物館藏 取自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編，《海の沖繩：開かれた海への挑戦》，那覇：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2017，頁32。



〈舊首里城正殿鐘〉銘文拓本 取自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編，《歷代寶案の槩》，那覇：沖繩縣教育委員會，2018，頁1。

脩貢職，久而弗怠，與之。（正統元年閏六月戊寅）

爪哇國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奏：「臣等本皆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因漁于海，飄墮其國。今殷欲與家屬同來

者還其鄉；用良、文旦欲歸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國」。上命殷還鄉，冠帶閑住。用良、文旦但許祭祖。有司給口糧、脚力。（正統三年〔1438〕六月戊午）接著，讓我們來看這些華人的活動範圍。

琉球王國相當重視朝貢貿易的文書，曾在十七世紀末年進行抄寫彙編，命名為《歷代寶案》，以後又不斷增編，止於琉球被日本併吞前夕，文書持續年代達四百餘年，是理解朝貢貿易的珍貴史料。¹³《歷代寶案》中收錄的，除了琉球國與中國之間往來的文書之外，還有琉球國與同為向中國朝貢之朝鮮國、暹羅國、滿刺加國、爪哇國、蘇門答刺國、安南國、巡達國、佛大泥國、三佛齊國之間的往來文書。這些朝貢之間的文書產生之年代，絕大部分是十五世紀中葉，可見當時是琉球在東亞海域的活躍時期。基於對舟航列國的自信氣概，琉球王府於1458年鑄了一口銅鐘，號為「萬國津梁」，掛於首里王府的正殿，銘文曰：

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刹，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之仁風。故吾王大世主，戊寅慶生。尚泰久茲承寶位於高天，育蒼生於厚地，為興隆三寶、報酬四恩，新鑄巨鐘以就本州中山國王殿前掛著之。定憲章於三代之後，戡文武於百王之前。下濟三界群生，上祝萬歲寶位。辱命相國住持溪隱安潛叟求銘。銘曰：

須彌南畔，世界洪宏。吾王出現，濟苦衆生。截流玉象，吼月華鯨。泛溢四海，震梵音聲。覺長夜夢，輸感天誠。堯風永扇，舜日益明。

《歷代寶案》所收錄的這些朝貢國之間的往來文書，讓我們理解在「各國向中國朝貢、中國對各國封賜」的這種名義上的上下關係之外，各朝貢國之間也有頻繁可稱為實質平等的水平關係。對於參與中國王朝為中心所結構出來的朝貢貿易體系之各朝貢國來說，或許同時包括與中國之間的朝貢貿易，和朝貢國之間的轉口貿易，才是「真正的朝貢貿易」。如此的話，我們不妨將上述琉球《歷代寶案》文書所來往的國家標示在東亞地圖上，就可以視覺性地呈現十五世紀華人活躍的範圍了。此地圖上的每一個港市，就是有華人聚居（China town）之處。

故事未完，待續

南海地區（東南亞島嶼部）的回教化，始於十三世紀末，到了十五世紀廣泛地擴展開來，廣大的東南亞島嶼部，除了少數地區之外都改信回教了。回教進入東南亞有幾個不同的途徑，但十五世紀的滿刺加，無疑是很重要的前哨站。滿刺加當年也是鄭和下西洋的中途補給站，與明朝的關係非常友善，也是琉球的重要貿易對象。

但限於篇幅，關於這部分有待以後再來補充了。

受訪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註釋：

1. 編輯部採訪、胡璽文整理，〈友善故宮·務實改革——吳密察院長專訪〉，《故宮文物月刊》，437期（2019.8），頁4-14。
2. 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
3. 桑原鷗藏，《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上海：東亞研究會，1923）。
4. 桑原的書出版後，便有二種中文翻譯。以後，桑原又多次修改、補充，最後出版的是他過世之後的《蒲壽庚の事蹟》（東京：平凡社，1989）。但直至近年，中文世界流通的仍然是1929年的翻譯本，即：（日）桑原鷗藏，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
5.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所謂港市國家，是指一些以港口城市為主，或加上其後面的腹地的國家，與一般具有廣大領土的領土國家不同。尤其，中國傳統史料對於東南亞地區的了解不深，大都以沿海的商貿據點為單位稱其為「國」。
7. 另《殊域周咨錄》卷八爪哇條謂梁道明挈家居住於爪哇國：「初，南海梁道明貿易於爪哇國，久而情熟，挈家居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棄鄉里為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長」。
8. 「亞烈」，據云是爪哇官名 *arya* 的拼音。
9. 新村出，〈足利時代に於ける日本と南國との關係〉，《藝文》，6卷1號（1915.1），頁68-88。
10. 日本學者和田久德認為「八致」就是滿者伯夷王朝的官爵稱呼 *Patih*，財富八致應該就是財政官員，在使節團中或許是擔任財務經理工作；「滿榮」應該是「茂仔」的爪哇發音。
11. 「八締」與「八致」同，均為 *Patih* 之譯音。
12. 依引文文意，「亞烈」應比「八締」官位較高。
13. 《歷代寶案》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前有多人曾經進行抄寫，因此尚有部分內容得以存世。各種抄本中，數量最多的是1930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小葉田淳助教授（當時）所抄寫者，目前存於國立臺灣大學。近年沖繩縣政府進行了各種抄本的合校、註解。